



思如意

冷馨莹
著

1 2345678910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 LTD



思如意

冷馨莹
著

LENGXINYING
Zhu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思如意 / 冷馨莹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11
ISBN 978-7-5594-1192-1

I. ①思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8038号

书 名 思如意

作 者 冷馨莹
出 品 人 柯久明 吴 铭
策 划 高瑞贤
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67千字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192-1
定 价 3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

邂逅

001

第二章

相思

025

第三章

身世

053

第四章

别离

089

第五章

阴谋

119



目录 MULU



第六章

骤
变

153

第七章

绝
境

181

第八章

纠
怨

207

第九章

真
相

249

尾
声

幻
灭

265

第一章

邂逅



无端坠入红尘梦，
惹却三千烦恼丝。

——题记



我的身世很可怜。

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，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了尼姑庵里。

我从不追问我是怎么来的。

直到十五岁那年，师父告诉我真相的那一刻，我才突然明白，为什么从小到大，我的身边永远会充斥着这些没有头发的姐姐、阿姨，甚至是婆婆，而在我的生活里会没有“父母”这一概念。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。

我是一个孤儿。从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我的父母就没想过要我，更没想过给我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。所以我被抛弃了，被狠心地抛弃在这个尼姑庵的大门前。

如果不是师父及时救了我，那么我一早就夭折了。

师父回忆说，当时我的面容失去了血色，且手脚冰凉，呼吸很微弱，脉搏微弱无力，看上去即将踏进鬼门关了。

那时，许多师姐、师太都对我不抱希望，她们认为，这个还未满月的婴儿肯

定挨不到天明。

唯独师父没有放弃。准确地说，她是不愿放弃。

她说，这好歹也是一条生命，即使生存的希望渺茫，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。后来，师姐告诉我，师父说这话时，一脸的慈爱与执着。她的这副表情，令在场的几十人肃然起敬。大家都不说话了，静静地看着师父对我施救。

据说，我被一条干净而厚重的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灌了许多小麦、大米熬成的米汤，掺着庵里一种特制的中药，然后师父就把我轻轻地放在床上，等待结果，等待希望的降临。

也许是药物的作用，也许是师父的诚意感动了上天，翌日，我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，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。懵懂间，我似乎看到了许多张笑脸，尤其是中间的那一张，露出疲倦却灿烂如花的笑容。

于是我也笑了，傻傻地笑了。

许多年后，我的脑海中还不时闪过这一画面。事实证明，当我苏醒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的恩人了。

那是我可亲可敬的师父。

我就这样活了过来。

在所有人的关爱下，我渐渐成长。

我必须承认，我的童年很快乐，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。我在尼姑庵里疯跑着，与师姐一起追逐，笑得无比响亮。尼姑庵里所有的地方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有时我们还会瞒着师父、师太，偷偷跑到尼姑庵后的大山上放风筝。在山上，只要我仰起头来，就会看见大片大片的云彩飘过天际。天很蓝，也格外清澈，一切都是纯洁美好的。跑累的时候，我就躺在长满鲜花的土地上，微眯着眼，看师姐把风筝放得老高老高。

偶尔断了线的风筝会飞去山的那一边，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时我就会想象：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也像我们这样与世隔绝吗？

想象归想象，我知道那里的世界不属于我，我这辈子都注定要在尼姑庵里度过。

我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还能去哪儿？

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会像我的师姐们那样失去这头又黑又亮的长发，戴上



灰扑扑的尼姑帽，穿上灰扑扑的尼姑裳，真正开始我的尼姑生涯。

这一切仿佛都是不容置疑的。

你根本无法改变。

命运早已安排好我的人生轨迹，我又如何能挣脱，如何能重写？

毕竟我是人，而不是神，所以我不能挣脱，不能重写。

既然改变不了，那么就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。

直至我十五岁，师父将真相告诉我，突然彻底扰乱了我原本平静如水的生
活。刹那间，我似乎接受不了。我恨我的亲生父母。他们竟然会如此狠心，将他们的
女儿丢弃在尼姑庵，让她这一生都活在庵里，最后死在庵里。

事实是残酷的。这个残酷的事实也让我的幸福童年迅速远离。我的所有天真
与快乐也在那一刻分崩瓦解、支离破碎。我哭着问师父：“为什么告诉我真相？
如果我不知道真相，那么我还会继续天真、继续快乐，甚至是永远天真、永远快
乐。师父，难道你不希望我天真和快乐吗？”

师父轻轻摇了摇头：“你已长大成人，有权利知道你的身世，从而才能选择
你想要的人生。”

“选择？”

我反问：“我有资格选吗？”

“有。”师父的语气很坚定，“你可以下山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，投身外面
的世界；你也可以继续留在庵里，当一名尼姑，过着凄清与寂寞的生活。”

我听了，心不由得颤了一下。当尼姑，意味着我将失去留了很长时间的乌
黑长发，也意味着我将失去女人们格外珍惜的青春，从此只能日复一日、月复一
月、年复一年，任岁月在我的面庞刻出皱纹，而我毫无反抗之力。

我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子。

师姐们都惊羡我的美丽。

因为我有窈窕的身材，水嫩的肌肤，如花的面容，更有一头乌黑得闪着光泽
的秀发。

然而我的美丽却只能留在尼姑庵里展览，然后美丽会随着如水的光阴渐渐黯淡，直到我老了、死了，也不会有一个人知晓这世间竟存在过这样一个女子。十五岁之前，我不会有这番感慨。我知道我没有选择，一切都是命定的，改变不了。

十五岁时，师父告诉了我真相，并赋予了我选择的权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可是，我应该做何选择？

那对狠心的父母，值得我去寻找吗？外面的世界，值得我去追寻吗？而尼姑庵的孤寂生活，是否又值得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度过？

我一下子变得很迷茫。

因为我有了选择。

我不禁泪下：“老天，为何如此待我？”

师父叹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给我。

“这是你父母留给你的。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时，它就挂在你的颈项上了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是一个半月形的翡翠玉佩。

绿莹莹的色泽，即使空置了十五个年头，依然光彩悦目。

“这块玉佩不普通，清贫之家不会有如此贵重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你可能出身于显赫之家。拿着它，你寻找父母就不会毫无头绪。”

我接过它，感觉沉甸甸的。

既然是有钱的父母，又为何遗弃自己的女儿？

想到这儿，我欲将玉佩掷于地上。师父迅速抓住我的手臂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你的生命总归是父母所赐，玉佩万万砸不得。再说，这是你找寻父母唯一的线索。”

师父一直是了解我的，她总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我的心，我的所思所想，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。

“不。”我大声否定，“我的性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才是我的父母。”

师父笑了，却笑得凄楚：“血缘关系割不断，永远都割不断。亲生父母和没



有血缘的亲人，始终不一样。”

我惊讶，为何师父这么说。

师父没有解释，只道：“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考虑。一年后，若你要下山，我不会阻拦；若不下山，则留在庵里，剪掉发丝，斩断情根，从此告别红尘俗世，皈依佛祖，直至终老。意下如何？”

我说过，只要有选择，就会感到迷茫。我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又茫然地点了点头，拿不定主意。

“你想想吧。”

师父抛下这句，便转身离去。

目视着师父的背影，不经意间，我泪流满面。

我叫樱雪。

据说师父见到我时，正值冬末春初，山上还留着皑皑残雪，漫山遍野的樱树早已绽放美丽的樱花，古老的尼姑庵淹没在一片粉红色的海洋中。

为了纪念如此美的雪景，为了迎接我的来临，师父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。

因为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尼姑，所以我没有法号。

师父法号静安。庵里的师姐、婆婆们都称她为“静安师父”。唯有我，从不叫她的法号，我只亲切地称她“师父”。

我是师父最偏爱的徒儿。

她常毫不避讳地在众人前夸奖我，说我聪明，有慧根。

我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。

五岁便能背诵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七岁便能看懂佛经上的内容。

对于我的早慧，大家毫无异议，师父却常常提醒我：“参禅容易定禅难。要想完全领悟佛经上的禅理玄机，并运用到现实中来，非你的早慧所能达到。这必须依靠阅历，只有经历多了，见识多了，才能破解玄机，看破红尘，达到定禅的境界。”

每当听到师父的教诲，我总会谦虚地说：“谢谢师父，徒儿知道了。”

由于我的谦逊，师父更喜欢我了。

我总感觉师父对我的爱，已远远超出了对待徒儿的常情，我们之间不仅有师徒之情，似乎还有浓浓的亲情。

这也难怪，我是师父抚养的，她还救了我的命，她待我自然不同于一般徒儿。

师父进入尼姑庵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了。

她从不向我们透露她的实际年龄和关于她的故事。我们只模糊地知道，她来庵里的时候还只是一名妙龄女子。

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岁月的年轮在师父的脸上、身上毫不留情地碾过，留下一道道苍老的痕迹。但从痕迹中可以推测，师父年轻时必是一位绝色佳人。

就像此时拥有青春容颜的我。

可惜，无人观赏，无人怜惜，一朵娇艳的鲜花就只能在庵里孤独地开放，直至枯萎、凋零。

突然，我心生恐惧，害怕自己的命运会和师父的相同。

对，师父让我考虑。

但是，我如何抉择？

我很痛苦。一直以来我都把尼姑庵当成我的家，师父、师太、师姐都是我的亲人。倘若失去了家，没有了亲人，虽说天地广阔，但何处是我的立身之地？

一时的困惑，像一阵呼啸而过的冷风，吹得我身心发抖。

对了，我一直忘了交代，我们的尼姑庵，名叫溪心庵。

这座庵坐落在半山腰上，远离尘嚣，地理位置相当偏僻，平时从不会有人走到这儿，除非重要节日庵里开坛做法事，即便是山脚下的百姓也很少涉足这块地方。

然而，我们却视它为世外桃源。

因为它依山傍水，环境异常清幽，非常适合修身养性。



如今在庵里修行的尼姑将近六十人，大部分是二十年前来到这里的。

据说，二十年前，爆发了一场战争。

月落帝国和神圣王国之间的战争。

月落帝国与神圣王国是两个实力均等、互不侵犯的东方大国。

可当时不知因何争端，两国闹得不可开交，于是兵戎相见。

有人曾传言，是红颜祸水。

然而传言毕竟是传言，现在再也无人提及那段历史。

最后双方都元气大伤，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

幸存下来的人，则流离失所，四海为家。

许多女子失去了丈夫、孩儿，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，才跑到尼姑庵来做尼姑。

否则，她们生存不下去。

当尼姑，对她们而言，或许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却是最好的出路。

因为既然没死成，活着又痛苦，就只能剪断情缘，脱离尘世，忘却悲伤，从此心如止水。

而我的师姐们，也是在那场战争中被父母送来保全性命，才当上尼姑的。

其实师太、师父、师姐和我，都是可怜的女人。

因为我们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
我们这群可怜的女人，在尼姑庵里消耗青春，摧毁容颜，过着极其寂寞与空虚的生活。

虽然每天诵经、坐禅，似乎很忙碌，但是无法否认，我们的内心一直是孤独的。

直到那天，我遇到了那个男子。

我才发觉，孤独再也不能占据我的心。

佛说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

我想，前世我与那个男子是否真的拥有五百次的回眸，不然今生我们怎么可能相遇，而且相遇在尼姑庵——一个男人无法涉足的地方？是的，一定是。

我们的前世一定有太多的情缘未了，上天才安排了这次美丽的邂逅。

第一眼看到那个男子，我就莫名地被他深深吸引了，无法自拔地，如同沉浸在一个美妙的梦幻中，不愿清醒过来。

我猜，他应该是世间最英俊的男人。

他有修长的身材，清晰的轮廓，和完美无瑕的面容。

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那双眼睛，略带忧郁的眼睛。

当我们四目相对时，全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周围的一切人和物，在我们的眼里已不复存在。

“你是这里的人？”

那个男子问我。

我发现他的声音富有磁性，格外好听。

我笑了，轻轻回答：“是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个男子再次问我。

“樱雪。”

这时，从远处走来一个人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

“王子殿下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
走来的人对那个男子说。

那个男子点点头，微笑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叫葵。”

然后转身离去。

这时，我才知道那个男子叫葵。

还知道那个男子的身份是王子。

他是王子葵。

王子葵走后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尼姑庵里。

原来他今天来这儿，是祭天。

因为他将要成为神圣王国的国王。

据国师分析，溪心庵这个地方紫气氤氲，占尽天时地利，只要在这里设坛参



拜，老天爷就一定知道神圣王国国王的心意，从而庇佑他和他的臣民。

于是，王子葵就来了。

于是，我们相遇了。

一个在这次参拜活动中帮忙的师姐还告诉我，王子葵三个月后将正式成为神圣王国的国王。在登基大典的同时，他还将举行他的婚礼，迎娶邻国的一位公主。

师姐的声音似乎在那一刻变得格外缥缈，接下来所说的话，我一句都没听清楚。

王子葵来溪心庵祭天归去后，一向健康的师父莫名地生病了。

而且一病就是半个月。

我总以为师父的身体很强健，印象中，大病小病，她一概没有生过。可是这次她居然病得相当厉害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，不能起身，不能进食。

我每天都去看望她，伺候她。

我发现师父因病而老得迅速。她苍白的面容又多了几道岁月刻下的痕迹。我的眼泪扑簌而下。

佛云，人生八苦，其中生老病死四苦，是每个凡人都无法摆脱的自然规律。

当然师父也摆脱不了。

“樱雪，你哭了？”

师父清醒过来，望着我，说。

我摇头。眼泪也随之摇摇欲坠。

“唉！”师父叹气，再也没有说话。

许久，她才问了我一句：“樱雪，那天你看到王子葵了吗？”

我心一颤，说：“看到了。”

“那他见到你了吗？”师父又问。

“也见到了。”我轻轻回答。

“孽缘啊！”最终师父的嘴里无力地吐出这三个字。

我的心再也承受不住，一点一点地往下坠，仿佛坠入一个无底洞，再也捞不

上来。

人如果失去了心，就没有了情感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能快乐些？

孽缘。

我突然相信这会是孽缘。

我和王子葵的相遇，不是一次美丽的邂逅，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

葵就要娶那位漂亮的公主，从此他们就像传说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，幸福地生活。

神圣王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这对幸福的王子公主将在这片富饶的国土上牵手偕老。多么令人羡慕，又多么让人心折。

我想要努力地忘记这次相遇，忘记王子葵。然而他修长的身材，清晰的轮廓和完美无暇的面容还是会在不经意间闯进我的脑海，挥之不去。

尤其其他那双忧郁的眼睛，像一幅撕不破的画，牢牢地凝固在我的脑里。我才知道我一直都对他念念不忘。

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情感。

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只知道这种情感很特殊，有异于我对师父的。

我的头开始昏昏沉沉，再也提不起精神念经、坐禅。

我想我可能要完了。

没有人看出我的不妥。我一直隐藏得很好。

只是有一天，师父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。

她说：“樱雪，你不如闭关静思吧，尝试用心念走出孽缘。”

我同意了。

我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。

我在一间僻静的暗室里闭关，整整两个月。

当我觉得自己已忘了王子葵时，才走出暗室，重见天日。

此时，师父也已完全康复了。

见到我，她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忘了吗？”

我点头：“忘了。”

师父看着我毫不犹豫的样子，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：“忘了就好。”

面对师父微笑的面容，我突然生起一丝伤感。我知道能忘了一个人，结果当然是好的，这意味着会快乐起来。可是过程却是如此艰难，如此痛苦。师父一定不知道，这两个月我在暗室里的日子是多么地难熬。我拼命想忘记葵，却怎么也忘不了。然后我挣扎，我压抑，我辗转，我流泪。在这忘的过程中，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整个身心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。

所以当我走出那间暗室，也就是我确信忘了王子葵后，我明显地消瘦了，心里裂开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，偶尔会莫名地滴血。

经历了这次，我才知道原来想忘记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

我的沉默，引起了师父的怜惜。她注视着我，眼里流露出哀伤：“樱雪，我知道忘记一个人是一种痛苦，从这个忘字就可看出，亡心，亡心，就是要心死啊。你的心真的死了吗？能不能保证以后都可以心如止水，不随世事变迁而动？”

我没回答，我知道自己的心还未死，还在滴血。

“如果你继续留在尼姑庵，就必须扼杀你的情感。如果你选择离开，那么你可以光明正大地释放你压抑的感情。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尼姑庵是我的家，我不会走的。”

“唉，”师父叹息，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樱雪，这不能怪你，你还小，自然不能抵御情欲的诱惑，不过等你长大就明白了，你会发现师父的做法是对的。你也会真正参悟佛家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

“师父——”我问了一句埋藏在心里已久的话，“我对王子葵的这种情感，究竟称作什么？”

“爱情。”师父正视我，毫不避讳。

“爱情？”

“对。”师父点头，“这种情感只发生在红尘中的男女之间，是一种异性相吸。爱一个人，可以爱到排山倒海、肝肠寸断、刻骨铭心、至死不渝的地步。”

“樱雪，你爱他，所以难以忘记他。”

“与喜欢有什么不同吗？”我问。

“喜欢一个人但不一定爱他，爱一个人却一定喜欢他。”